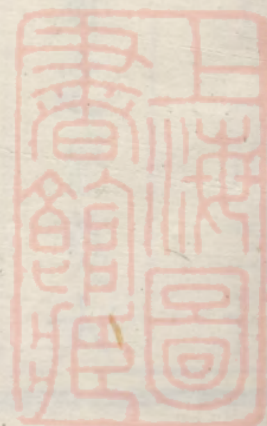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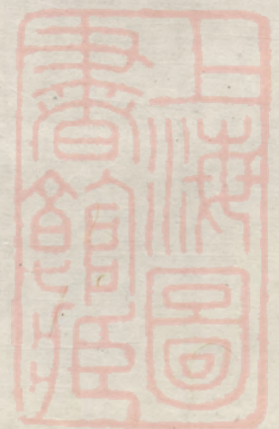


水氏家乘

積善堂

字號





登聞檢以上欽宗皇帝書

七

年十二月二十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
 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服用有四兜
 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
 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
 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天下謂之至
 今不息臣竊謂在道君

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

如四克而未去者 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

陛下又况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爲

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爲

陛下用於是賢才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

足患哉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
童貫曰梁師成曰李邦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
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

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真宰司京天資克悖
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險佞引置子孫
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

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
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

包藏禍心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
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

社稷之福

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姦計敗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

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

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

其奸狀故此數人者爲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

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相繼爲

相位至公傳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
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私家四
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
饗無厭奸賊狼藉縉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朔
方之釁黼實啟之是時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
爲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進封王爵左
右指使官至承宣閤卒庖人防圍是任自古宦官之
盛未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

千萬隨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失兵大半金

帛所餘盡歸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買之用兵紀

律不明賞罰不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貫爲賞親隨厚

賞先及夫以師之耳目常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

負繫焉貫身去嫡常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

命以見敗衄挫辱國威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

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

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

天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梁師
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恭
太士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
榜妄立名號衆稱隱相欲攪

國家之柄盡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
天子正士徃二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點污
者一時苟賤無耻之人爭徃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
進實賴師成帥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

四庫全書
卷之三
四
響黼爲宰相專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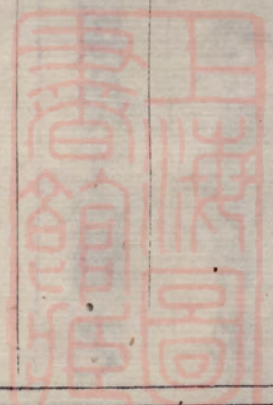
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

天子之命也

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徃七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服至如去歲

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

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事必有大於



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邦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
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堂廟坐使司監
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輒違臣
等聞中間曾有人詣

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
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邦彥凶焰益熾
奪民常產重歛租課當執官吏稍有違忤卽諷監司
拮據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徃徃有之

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歎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尅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結怨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傷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朱勔父子所致生民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閹寺遂致趨顯招權怙勢氣焰可炙出入禁闈無時而衛士

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
錢號爲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已自初至
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爲各多挾
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騷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
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遺人盡行搜括士庶
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一松一栢輒用黃紙緘題
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
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不可到之

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 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斲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

上皇離我各民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至夷狄

交侵危我社稷

太上哀痛情實切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

子亦嘗流涕

臣竊謂

太上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感

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已歛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

天下不無歸怨於

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

太上之心雪

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况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

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

國之信創開邊

隙實費枝梧是致

陛下新卽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二

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邦彥

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

怨於二虜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

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

陛下乾剛夬決斷自 聖志擒此六賊肆賭市 朝與

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

太上之志果成於

陛下豈不偉哉

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 國威以正內勢六賊

不滅 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

養死士數百人自之備若

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尙存則肘腋之變

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羣

賊易去

朝廷朋黨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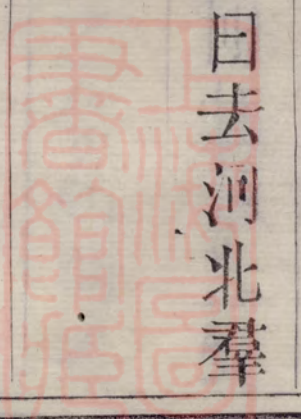
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况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

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

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

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常恨未得上方斬馬劍斷其

腰領以告宗廟



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
陛下亦弗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
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
以竒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
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
太
此勔當如何乃有稍聞警急

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
情實尤不可赦李邦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

盜起米斗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之邦彥乃發錢數

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東京以規厚利前日

太上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邦彥尙欲強

占不肯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

如此尙復可容臣等願

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

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

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戊狄背叛正爲此六賊



者起

陛下豈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
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

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

陛下赦而不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
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
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
尤爲悖逆

太上初立

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

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不顧決策親以威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不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

陛下即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
死爲

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

陛下耶况聞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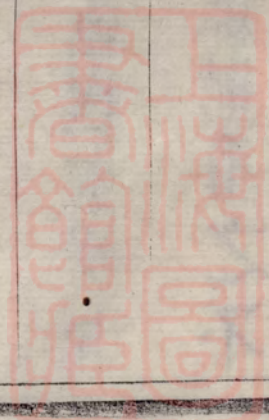
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
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

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
素冒錫予積聚財貨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

足乎等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

社稷安危大計獻於

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謝不取

謝不取

謝不取

謝不取

登聞檢院再上欽宗皇帝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

臣伏讀今月一日詔書自中外臣寮以至民庶嘗

許實封直言得失臣幸遭不諱之臣無不惻然

朝遇從諫如流之

君正臣子知無不言之時也臣竊知

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

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京師父子

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

太一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然其風聲氣俗

素尙侈靡天下貴驕之人徃徃動心京勗父子及貫

太土自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

夫耻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

賊門生若勗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

之刻骨而一時奸雄豪強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京

父子平日善收私恩近除發運使宋暎是京子攸妻

黨京卽委暎占奪官舟載其家屬貫前出討方寇市

恩亦重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前日上書言六
賊罪惡已嘗及此數賊罪大難掩公議弗容自知不
免反怨

朝廷夤緣

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恐此數賊南渡之後必假

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間

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東南之地恐非

朝廷有又聞京師父子欲歸於淵中恐歲月之久東南又

有數郭藥師矣其爲患豈夷狄比哉此實宗廟

社稷莫大之計也不取默默伏望

陛下速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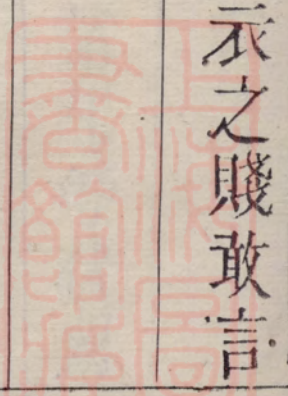
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仍乞檢會臣前書
一併行遣却別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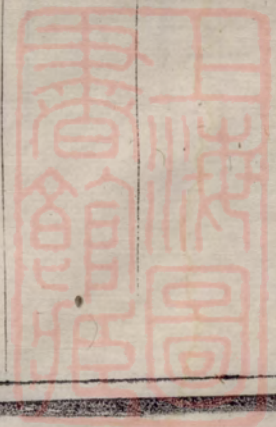
太上前往亳社庶全

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又况天下之事禍福之機

藏於細微辨之不早豈臍之悔何及臣願

陛下無小不忍也臣不自揆度以區區布衣之賤敢言
及此罪不容誅臣俯伏以俟斧鉞





其地與不容漸
其地與不容漸
其地與不容漸

其地與不容漸
其地與不容漸
其地與不容漸

登聞檢院三上欽宗皇帝書 正月十三日

上皇 臣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同本學諸生等伏闕

上皇 下上書言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等六

賊罪惡乞行誅戮又於今月初六日獨詣登聞檢院

上皇 上書言京勔父子及貫等挾春風與心之共背山羣

太上皇帝南去恐迤遲渡江假藉威勢遂生變亂乞追數

賊復還闕下各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徃侍

上皇前後二書至今未蒙盡賜行遣雖聞王黼李邦彥已

會施行然罪大謫輕未壓公論京劬父子釋而不問

縱之南去師成尙在親密之地中外疑惑臣竊謂

朝廷方因夷狄之難未假議此以故未敢再有申陳然今

日事勢之急殆有甚於夷狄者况夷狄之兵皆由羣

賊誤

上皇所致今又挾

上皇於危急之地臣豈敢尙爾默默臣昨日聞諸道路之

言曰高倭近收其兄伸等書報言

八月十三日

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數賊挾之而前沿路劫持
無所不至

上皇飲食起居不得自如數賊阻隔甚嚴除其黨羽之外
不容他人輒得進見雖高俅被宣欲進亦復艱難

上皇行至泗洲又詐傳

上皇御筆劄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

上皇挾

上皇渡橋而南以赴江浙其隨

駕衛士盡爲羣賊斥之而回聞方過橋之時衛士攀望
上皇車駕失聲號慟童貫遂令勝捷親兵挽弓射之衛士
中矢而踣自橋墜淮水者凡百餘人高俅父子兄弟
在道傍僅得一望見

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欲言者而羣賊在側
上皇氣塞聲咽不敢輒發一語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
臣雖至愚粗知忠孝傳聞此事不覺涕淚流臆爲

陛下憤

陛下父慈子孝天人之所共知

上皇今爲

天子之父而乃受制奸臣賊子一至於此可勝寒心此臣

所以汲汲爲

陛下言之也蓋數賊之黨徧滿東南而

上皇隨行之臣如宇文粹中又是蔡京甥壻其弟虛中聞亦竄而往蔡攸京之子也得守鎮江據千里山川要害之地宋喚蔡攸之妻黨也出領大漕專數路金穀

歛散之權童貫有親隨勝捷之精兵朱勔有一鄉附
已之衆惡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南渡卽恐振
土皇臂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奄有沃壤之饒東南千
百郡縣必非
朝廷有是將傾陷

天陛下父子使之離間非特聖孝之養阻奉晨昏而其
事必有至難言者臣竊謂今日之勢夷狄非所患所
可深患而圖之不可少緩者正爲此耳

陛下何尙不忍於此也臣知之矣必是梁師成陰有營
救致

陛下未得奮發英斷

臣

請申言師成之惡

臣

每得之縉

紳之言曰師成爲人真是險佞自其容貌觀之似不
能言者而稽察其衷陰險禍毒最爲可畏盜我儒名
外示廉靜其實招權恬勢侵我綱紀

上皇每進用一宰相大臣以及侍從之官師成必收其功
以歸諸己故宰相大臣秉持國政必惟師成之命

四庫全書
卷之三
是從王黼事之不管父兄蔡京父子趨事不暇師成
氣焰傾聳朝路賢士大夫莫敢側目至如文章之事
責在詞臣

朝廷典誥各自有體師成必欲其文悉如已選或一背違
輒行譖斥 國家取士至公之選無如科舉士大夫
所恃以目異者無如及第出身

人主所籠絡天下英俊以求將相者正在於此而師成乃
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兩次特赴 廷試賜第唱名宏

自登第之後依前使充使臣之役則是

天子臨軒策士止可充師成趨走執役之吏耳非特以左

右奴僕玷辱士類又所以輕侮

朝廷選舉之法宣和六年春

上皇親策進士八百餘人皆以獻頌上書爲各特赴

廷試率多師成之力盡是富商豪子先曾進納及非

法補受官職士大夫不齒之人或白身不足以應進

士舉者聞每名獻師成錢七八千緡師成便與奏請

特赴 廷試之命師成所薦既衆卽又轉令張補等

將上其他權幸遂相效以貫利師成實啟之每遇次

第唱各之日師成必在 上側臨時奏請妄有升降

以害公道在 廷之士徃二解體 國家選舉之法

爲師成壤亂幾至掃地此事縉紳士大夫上至

朝廷之所共知第畏師成不敢言耳師成平日受四方監

司郡守以下餽遺不計其數又創置北司以聚不急

之務專領書藝局擅建官吏臚立工徒以進市井游

太上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京師土木之工窮

奢極侈徃徃師成實董其事因而盜偷官錢不知紀

極倘不察其所爲而惑其足恭詐僞必以爲真能廉

靜者此所謂以直濟佞以廉濟貪大佞似聖大詐似

忠者也臣又聞師成在內朝善觀上意所向隨

向隨轉每以其性取之夤緣爲奸竊弄威福陰奪人

主之柄止如美酒好色浸淫害人而人常耽嗜無厭不

覺遭其害也臣恐師成今在

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陛下左右浸潤彌縫無所不至

陛下離明獨照洞察其奸必不爲其所惑然師成與貫結
爲姻家京黼勗邦彥又其積年之朋黨盤根錯節牢
不可解師成不去同惡尙存深念

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竊弄於此人之手羣賊等輩倚爲奧

援

陛下雖欲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以慰

太上之心胡可得爲哉數賊罪惡貫盈

陛下素所備知不待臣區匕之說臣前書所陳已可概

見臣更請以此日所聞爲

陛下言之前此

上皇傳位

陛下蓋其 聖志素定非臨時倉猝之謀惟此數賊實
嘗撓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賴

上皇聖明獨斷志莫之奪贊襄之力吳敏有焉

陛下謙遜之際聞數賊密請鄆王皆來至殿上而師成

實爲謀始比至事定自知失計乃爭言曰

太上之志我實成之吳敏之策我實授之定策之功我實
有之人臣要君莫此爲甚天下共知數賊之心从
欲不利於

陛下

陛下在東宮之時各懷異意欲伺間隙於是楊戩亦同
其謀臣前書已畧言之矣又見比年都城婦女首飾
衣服之上多以韻字爲飾甚至男女衣着幣帛徃七

織成此字是皆師成倡爲讖語以撼國本羣賊和
之更相誇尙以動天下之心忠臣義士切齒刻骨非
一日也迨今傳位之次復肆奸謀其謀弗成乃欲貪
天之功以爲己力始終陰慝有如此者又况蔡京久

事

上皇素有異心童貫蔡攸近與虜賊結爲內應欲分我中
國而王之反狀敗露遂卽逃遁朱勔父子勢傾江瀚已
二十餘年矣今此數賊同挾

上皇而去亦恐素志勿悛未必肯利於

上皇也萬一禍有不測而梁師成復從中起

陛下將何以處之願亟圖之無使滋蔓難圖也臣竊以
今日夷狄恣行侵侮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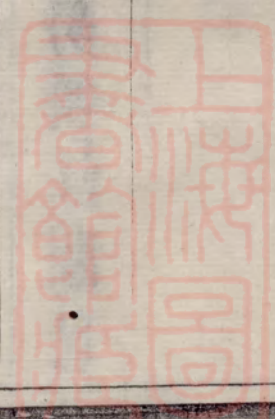
上皇哀痛擗己至避位而去凡厥左右大臣及親近用事

之人不問有罪無罪率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爲

君分謗也豈有其君痛自罪己而一時巨臣偃然

自若畧不自悔則前日之事過將誰執矧今夷狄之

四庫全書
卷之三



釁實自數賊啟之不知

陛下何憚不誅而縱其遠遁使之幸免耶或尙使出入

禁闈而無所忌憚耶江浙之變蕭牆之禍不可不慮

陛下若欲正厥典刑當自梁師成始不然則

朝廷之上動輒掣肘事未可圖也臣願

陛下勿以臣布衣之言爲無足採者愚者千慮必有一

得

陛下姑試行之仍願

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陸下速降德音往

上皇行在告諭應隨行軍兵錫以厚賞各使悉心協力衛

護

上皇車駕亦乞亟命宰臣恭贖

陸下親筆奏請往迎

上皇早還京師庶使不負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之志

陸下復全父慈子孝之美以彰孝治之盛天下幸甚臣

爲此書而或見譙曰上方以夷狄爲患子獨不能

獻一謀策以爲上計而乃汲二於前日之事毋乃不
知前後緩急乎臣應之曰此大不然者夷狄之患止
於手足羣賊之患實在腹心腹心疾去元首自全手
足浮痾豈能爲害今夷狄所欲大則土疆小則玉帛
玉帛相通自古有之祖宗土疆得之甚艱寧忍棄
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寧不鑒之城下之盟不足守
也豈不知之千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今賊襲我越
數千里其亡必矣尙何疑之有師克在和不在衆同

心同德和之至也 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將相大臣

孰不從之

陛下淵默雷聲乃赫斯怒奮發英武以殄醜虜又何難

焉此在睿謨必有以處之矣如

臣

書生豈敢妄議

臣

書所陳必欲先誅六賊者事係

陛下父子天性之重

宗社生靈莫大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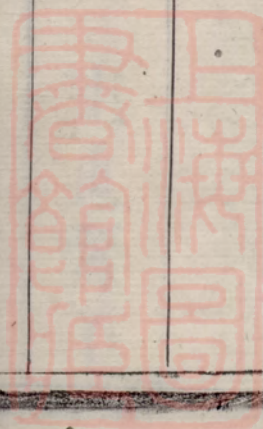
臣

謂今日

之事惟斷乃成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幸

陛下留神游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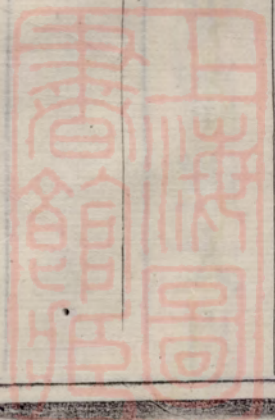
天威罪當萬死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四
月
三
日

卷
八
三

三



天
風
異
尚
萬
孫
聖
不
觀
輝
對
怒
對
之
正

伏闕上欽宗皇帝書 二月初五日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
主也奮不

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如賢嫉善妨功害能
者社稷之賊也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
載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 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
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
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 國計者李邦彥白

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棪之徒是也所謂
社稷之賊也

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三日任爲執政
中外相慶知

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

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
邦彥復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

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

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彥等

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

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

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

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况示怯示強竒

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

時中等盡勸

陛下他幸茲豈誠爲

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
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為大
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
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
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闐然騷動弗安其居至
聞羣臣勸

陛下他幸則中外恟二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

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

靈已遭魚肉

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

陛下聰明不或羣議斷自聖智特從綱請中外聞之

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

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

臣等伏見邦彥等事

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

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

下皆知其不可

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畧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

禍使

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

陛下新卽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二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

君父而乃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
妨賢路文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
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
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

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

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
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
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

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
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
傅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
爲虜擒矣則是

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

朝廷又欲增與驟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
邦彥等尙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
地得之甚艱又况河北實

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
是棄河北則

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九經

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

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
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

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

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

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

聖 聖相守咸念 祖宗艱難之功惜

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

陛下卽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 祖宗疆土不知待

陛下作何等 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

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

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

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

清江 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

朝廷有况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徃生變亂雖欲遷
而都焉又不可得

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况保州乃

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

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
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阻李綱成謀以
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
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

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
爭爲危急之言以恐

陛下欲

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日見拔擢邦彥等
自知必不能安身

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

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廸者又是邦彥姍家必與
羣奸力排李綱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李邦彥

等黨羽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翊日乃聞
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等在學備
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

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
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

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
臣等竊謂今日

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

心事

陛下恐

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

臣等請爲

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
爭占舟船或結木棧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

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
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

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婁孥未嘗遷徙

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

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

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

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

又引兵數十萬以興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

者

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

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曰
邦彥等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
一退在綱爲甚輕在

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

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
所沮昔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
至有詩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
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王任臣之力也

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懼用兵耶但論帥臣
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
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
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
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
正在於此惜其自不克厥終也臣等竊願
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

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 宗社幸甚 臣等爲

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

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

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闕外之事盡付种

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

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 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

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

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

宗社存亡俱在

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

此臣等豈敢默默

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

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

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

天斥也

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

辭誥命上欽宗皇帝書 四月十六日

臣於今月十三日准尙書省

勅一道賜臣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臣不敢叨冒

恩命謹以具狀繳申尙書省乞敷奏追還成命者契勘臣

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在學諸生伏闕下上書

乞誅奸臣蔡京等六賊又於今年正月初六日三十

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

太上皇帝南幸申言六賊之奸又於二月初五日再同在

學諸生伏闕下上書乞錄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

是日軍民不期而會不謀而同者十餘萬衆扣闥號

呼驚動九重論臣之罪自當誅戮

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分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

知忠孝分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以希

朝廷恩賞今來遽被

寵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出自科舉肄業鄉校十

有一年貢至辟雍升入太學又十五年矣臣未嘗不

欲仕也惡不由其道有關文之家或因父祖官至使
相子孫遂補文資多方結託求賜出身及一時權幸
叨冒官爵之人初未嘗知書而識字亦自有數自知
名位穹崇不厭公論率多干求出身之賜如此之類
溷濁縉紳躡等妄作衆心不平臣每遇此輩心甚茂
之竊謂一旦官曹澄清真可付之一笑臣正月三十
日檢院上書及其大畧矣方欲再有申陳欲
朝廷以惜名器清流品爲先務而前日一切濫冒進者盡

乞改正追奪然後已臣今豈敢躬自蹈之而於學校

科舉之外妄受官耶况臣伏闕上書豈是得已之事

事干宗社大計勢危情迫急欲上聞意謂臣三十

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堂下千里門庭萬里已是隔絕况登

聞檢院等處去門庭又遠者則韋布蒞蕘之言豈能

遽達乎臣等諸生熟計議之咸謂叫號臣等

帝聞庶可即達此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今年二月初

五日臣等兩伏於闕下也十二月二十七日所言奸

臣蔡京等六賊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

中國

上皇避位而去

陛下新卽寶位遽遭北虜之憂事至於此皆京等所致

臣等諸生謂

陛下卽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策

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

不振是必先誅京等然後續罰明而國威立則在

位之臣必能悉心叶力助

陛下大有爲於天下誰敢懷奸誤

國如京等耶夷狄

聞之必望風遠遁矣此

臣

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

日所言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於初四日早

聞李綱廢罷而軍民怨憤恟_二可畏_臣

深恐不測

之變瞬息竊發竊料

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爲

陛下言者故乞亟復用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

臣

等伏

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

聖明各欲盡忠竭孝以戴君父事于宗社大計奮

不顧身爲

陛下言之豈敢於此僥倖官爵况十二月二十七日六

賊者正在

朝廷二月五日邦彥等六七輩亦方用事臣等以布衣一

介觸忤權貴命如綴旒兼王時雍携開封府劊子數人及兵士持器械者數十人至闕下意欲便誅臣等

又王宗澆亦欲以殿前兵來殺之臣等知有宗社

耳知有

陛下耳曾何此之郵是日若非

陛下親降

詔旨命大臣遣中使宣諭臣等則等皆卽死於二人手

矣臣若覲覩

恩賞豈敢力抵秉政用事之人而致身於鐵鉞之間乎

王時雍當時在闕下宣言謂臣等以布衣劫

天子^臣今受爵命則是當時合衆以要

陛下果中時雍之言萬一

朝廷或聽時雍之說

^臣

等死有餘罪兼宗濬時雍各嘗出

榜學門指伏闕上書爲意欲作亂一日當行軍法二

日當致極刑又時雍受李梲之囑欲根治諸生皆置

於法蓋聞諭其鄉人之在學者使之逃避乃差下捉

事人數百輩欲掩不備盡執諸生誅之若非

陛下急賜止絕

^臣

等諸生幾無噍類宗濬時雍又日遣

人在太學察視諸生動靜至今不絕使一學之士惴

惴然不得游息於其間一人各騁私忿如此安知

陛下之待諸生正不爾也臣又嘗見尙書省榜示吳敏

劄子申雪李邦彥之冤謂邦彥主和議用李鄴以成

功乃引高歡事陷臣等於叛逆之域臣等本欲以忠

義報國而乃爲敏時雍等歸以惡名臣等諸生日

夜憂懼苟不能湔洗此名則萬世之後不免得罪於

名教臣豈宜更因此以受官爵不知

朝廷當時待臣等如此今乃遽欲加臣以官何舉措不審

如是耶臣又聞近日大臣與李綱論事不合乃指臣

等當時伏闕與綱結托臣等諸生傳聞此說不勝駭

然綱於臣等何有兼一日之間十餘萬衆豈人力所

能遽集此固不敢以口舌辨也然臣獨怪今諸大臣

往三皆

陛下所倚信

陛下興衰撥亂宵旰不遑之際正當愛惜寸陰若救焚

拯溺然頃刻不宜少懈今乃上恬下嬉猶多暇日反

汲二薦臣以官臣之官與不官何預 國之緩急臣

願大臣緩其所緩急其所急同心同德勤勢 國家

助

陛下大有為於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臣謂今日之所急

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

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甚修而夷狄未易攘也方今天

下事無大小罔不盡弊正須振頽綱起廢事刮磨整

齊之然後可奈何猶坐視而不救乎臣知之矣其大
患有二焉

陛下不斷大臣懷私此方今之大患也

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

威不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

也公道不行則雖有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觀

也已臣何以知來蔡京專權風化天下不戴同恤

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尙道典刑臣

是以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

之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

器動搖國本天下共忿之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

雨何昌言江公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兼近日言

者備疏蔡氏父子之惡衆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

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

陛下之不斷也臣亦知

陛下非不欲誅殛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豈

朝廷之上有爲之營救者乎今諸大臣率多蔡氏之黨往傳曾牽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也大臣如此

陛下當每有以察之勿以其有可錄之功而遂忘其所可疑之言臣若見之當面折之曰

陛下方欲大明誅賞彰善癉惡以成中興之功宰執大臣各當赤心以助

陛下何苦懷一蔡氏害一國大計耶不過以謂昔致身

於此卵而翼之蔡氏之恩不可忘也抑當回首思之
乎蔡氏所以恩我者

朝廷之官爵耳今不負蔡氏卽負
朝廷二者必有一焉與其負

朝廷寧若負蔡氏况於蔡氏何負之有傳曰大義滅親古

者人臣之用心也苟事于天下

國家雖父子不敢

相隱故舜殛鯀而禹不敢置一言之救石碣亦不敢
輒私其子厚也况朋黨乎臣等書生前此上書無慮

千百輩其間豈無蔡氏鄉黨親戚故舊然公議所在不敢私也何宰執大臣乃欲懷私害公黨奸臣而忘君父乎

陛下在東宮時固已備知其罪不待人之言也臣請謫

其包藏禍心不可遽測者陳其一二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陳瓘之子來訴於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門之嚮帝

都者素號

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門欲爲天下朝已之識創
興學法以貢士退歸者爲退送意謂送者

朱也欲爲退 宋之 甚者建四輔以分

天子之兵置三衛以弱

天子之勢托祝 聖而植臨平之山假利兵民而決興化

之水動皆不軌致姪僕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
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直以妖術附之張大臣竊議
其惡前後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存

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於復道曲河相通宮禁

脅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郡主

縣主爲

帝姬宗姬族姬此其用意尤彰彰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

蔡所自出京乃使

天子之女悉從已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頃歲張懷素與

吳儲等謀反爲范蓼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供備言

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府尹林摠御史中丞余深實主

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爲掩覆凡文欵及京者必令
焚毀京遂幸免其後摠深驟遷宰執皆京報之也京
天子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欲掩
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已之言愚弄

朝廷幾同兒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
志必爲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

弟被遇三朝崇寧間京爲宰相卞爲元樞兄弟專

將相之權

國朝以來所不許也京之凶焰可畏當時無敢言者京父
祖子孫坐享高爵厚祿俸帛

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子孫孫捐軀報國前日邊報
警急適在

陛下卽位之初北顧警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
乃與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強扶

上皇南去使

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軫聖懷蔡氏父祖子孫

不下數十人無一二留者曾有一毫事

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

上皇爲名乃獨留拱州已無心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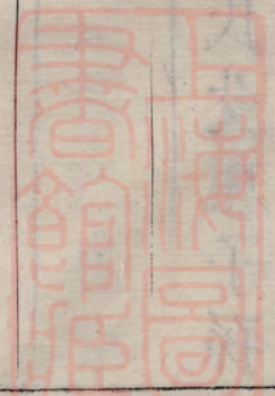
上皇矣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徒然意欲穩坐中間伺兩

宮之安危然後自爲之地也萬一

陛下當時果從羣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

爲賊用京固知夷虜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賊去之

後必乘勢據有我宋二百年之



社稷以僭其素志與其子孫朋黨內外遠近更相應援
陛下雖欲力圖收復恐未易也若或

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以就其黨大

江以南非

朝廷有京之奸計每每著聞京前日在拱州日夕飲晏樂
聲不絕比至謫往西都則帶花飲酒徜徉市城偃蹇
自若是曾以君父

朝廷爲意乎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名臣三
皇
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可容者攸之爲人

驕淫狼傲在家則無禮於其親在

朝則無禮於其君君不忠不孝天下嚮聞闔門淫穢復不

可道招權怙勢侵亂

朝政燕山之役 後文闕

土皇鄭山之外蔡外治送贈長流京必夜颯以掠其黨大

朝不繼松內圖外外恐未思且各如

旅難以計其素志與其于我眼黨內伏鼓攻更跡驟針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

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
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
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
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
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向者也

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
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爲輔相

者也李綱是也伏自

一聖北狩偽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所措雖愚夫愚婦朝

夕祈嚮

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

陛下卽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手加額以

慶

聖君賢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

會如

臣

之不才尙亦奔走赴命之不暇

臣

七月十五

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祇受五月十日

聖旨令臣發來赴闕續准尙書省劄子令卽速發赴行在

臣於七月二十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

仰惟

陛下卽位纔十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韋帶之士其

意豈苟然哉臣竊意

陛下必欲聞天下之言臣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

欲擇日投進仰報

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之間於十六日晚

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

陛下差人押出而綱即復出省人情恟七相顧失色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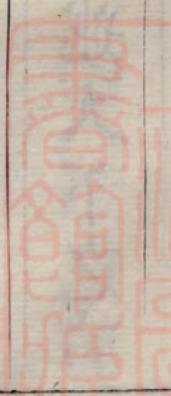
謂李綱一出即

陛下孤立天下事去矣竊惟

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人願綱為輔相

以佐命中興是

陛下為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為



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

陛下爲中興主也君臣相遇如此真所謂千載一

時宜乎聖賢投人不得而間言

陛下必推赤心於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

膽以報

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爲容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

天下於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就矣今綱

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竊聞道路之言曰綱所坐止

以薦舉張所傳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亮逗留不

進

朝廷大臣有力請

陛下罷此二人者而綱力争此二人不可罷頗貽

陛下之怒以故求去甚力

臣

竊謂

君臣之間正當可

否相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為和今乃便為進

退何至是耶伏自

陛下即位李綱為相亦既有日矣曾不聞有大設施乃



王始知方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有先入之

言離間

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者自

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

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樂

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

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爲大臣以報之若以潛

善伯彥真可任天下之重

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陛下今既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爲天下賀

陛下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在天下之重而二

人者自料果如何

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竊以

謂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亦不可以

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况在今日正當持

危扶顛興衰撥亂必欲再造

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豈當事形跡之嫌

容易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媮合於其間哉

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爲心也綱若必去是不忠於

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爲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爲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爲

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繫天下之心使綱不去

朝廷豈復有前日之變訪聞金賊粘罕嘗有言曰种師道
以死李綱以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
朝廷乎考綱舉用張所傳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於
有爲敢任難事傳亮知兵有智畧而紀律嚴明二人
者不可失若其逗留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
事復中廢矣前日之禍正坐

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
蹈覆轍况闔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

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中御也况宰相大臣豈可

懷私以害國乎願

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解機職願且督張所傳亮

前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

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卽用之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

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於

陛下有私恩耳臣竊意當時不過勸

陛下不進兵爲自全之計正

陞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

陞下但當以高爵厚祿處之於閒逸之地保全富貴而

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

綱一旦罷相

陞下必以黃潛善爲左相汪伯彥爲右相矣而二人者

又不過勸

陞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

陞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所裁

書以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卽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衆李綱爲相而論者亦不一

陛下如留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爲

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旣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

彥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

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爲相謂所

亮可任爲將謂伯彥潛善若在

四庫全書
卷之三
書
朝廷必害中興之業謂潛善在前
朝事王黼梁師成致
身顯要號稱健吏若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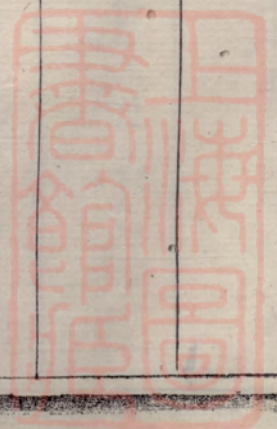
陛下聰明必爲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
朝稱大臣
乎夫人
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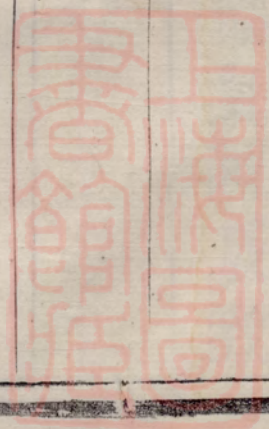
陛下謹重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臣以草茅一介之賤
荷

陛下紀錄姓名首賜追
名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
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耳

死生以之干冒

天威不勝戰汗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臣於七月十日准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牒
備准尙書禮部符及開封府牒五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卽時祇受前件指揮尋卽

治行七月二十日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赴

行在今月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

學請假歸省祖母吳氏追伏閭里未幾廼聞金賊再

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身在畎畝之中而此心

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杳聞

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八國威大振賊虜殄滅夏

四月迺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兩宮蒙塵

九廟危辱金枝玉葉墮落虜營逆孽藉勢僭竊

大寶羣邪輔之更姓易號臣始聞之不以為信竊謂開闢

以來寧有是事惟五代石晉以契丹得天下衰弱大
競大勢未嘗入手故不旋踵為夷狄所滅我祖宗

誕受

宋皇帝第二書
元平八年八月十日

天命 聖聖相繼積累憂勤深仁厚澤格於上下

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况今諸將之兵大曾畿甸毋慮百萬

自當左右前後以衛

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爲信也此見

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

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

世世戴 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異姓爲

僞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忽睹五月赦書知

陸下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顧曰幸矣
有生意也再睹一天日子光矣庶幾其復見太平矣
方欲求田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
如是而已矣豈意

陛下仄席幽隱首及微賤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

肖無狀敢不奮勵感激竭忠盡愚圖報萬一恭惟

陛下卽位纔十月輒下明詔搜之布衣韋帶之士其

天命意豈苟然哉竊謂

陛下必欲聞芻蕘之言矣有君如此頂踵何愛臣敢

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爲

陛下言之在

陛下處之何如耳處之甚易亦甚難

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於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

爲者矣臣謹具書一一奏聞惟

陛下裁擇焉臣竊謂天下之事何事最大

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雖賤如田夫愚如野婦

一 每有一言說及

二 聖必相痛哭涕淚交流又况

陛下孝弟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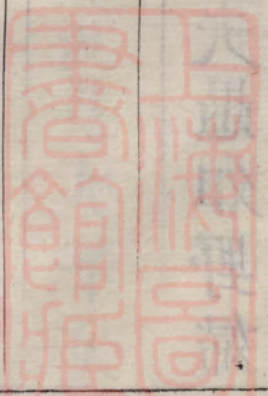
神聖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廢臣竊

以謂徒能憂思於事無益

陛下必欲

一 聖鑿與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兵示強以取

若欲卑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懇切邀請却恐示怯



示我之怯益彼之強

二聖鑿與永無還日昔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太公羽謂
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時使漢高祖畏怯
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其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
智勝乃爲大言以壓項羽其言謂曰今我公者卽是
汝公如欲烹分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
切乃爲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還臣

願

陞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之壓之之術乃在

陞下決策親征到折虜氣使知公其於太

陞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臣詔一旦而下天下之

人莫不鼓舞願爲

陞下効死一戰紓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虜人雖

強豈不遠慮必奉

二三聖歸而請盟臣願

陞下刻意圖此臣竊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

最爲急務伏惟

陛下父母妻子諸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在沙漠

陛下以一身子然獨立於億兆之上宵衣旰食北顧憂

思必欲報復夷狄之耻迎奉

二聖鑿輿早還以成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誠不可緩

何以言之犬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驕情彼必謂我

已是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情買勇

而前一繫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臣願

陞下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可用者臣謂不

然下天之兵無不可用只緣前此將帥非人懷奸賣

國剝折軍威欲戰之兵乃不得戰鬱憤喪氣至於解體

如欲用之在

陞下能舒其憤興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猛夫悍

卒皆不能戰憤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爲

兵欲舒其憤與作其氣正在

陞下大明誅賞去今春三軍在行皆願捐軀効死一戰

奈何諸將率爲奸謀不肯輒出一人一騎爲國禦敵乃下令曰殺虜者死偏裨小將有能率衆殺虜人立功者徃徃主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挫竟無鬪志天下所以鬱憤喪氣伏自

陛下卽位以來天下之人傾心拭目日俟

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

陛下欲姑息諸將失天下心臣謂

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者失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

刑罪在大臣不建明耳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以
陛下爲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忌不敢發端是以
陛下一切主兵之臣得以藉口劫持天下疎懈皆歸

陛下自道其罪臣竊怪之

朝廷大臣何其無識耶豈不聞

陛下向者爲親王時狂虜犯順恃強要質勢不可遏

淵聖皇帝篤愛手足不忍蔽齒惟時

陛下奮然請行畧無難色聞嘗奏之人

淵聖皇帝曰爲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在軍中遂不

用兵害國大計其論

朝廷亦爲此說天下聞之賈勇增氣壯其言仰歎

聖質英特如此

淵聖皇帝亦知

陛下英斷果敢可任大事斷然不疑乃命

陛下爲大元帥當時

陛下致身於國及爲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

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陛下數欲進兵耿南仲者竄走帥府剛執和議以沮

陛下進兵之意又聞曹輔移文沮兵帥府官屬類多沮

過

陛下失在聽信過當爲數人者惑亂聰明遂致

聖意進兵不決不爲無過

朝廷大臣乃欲

陛下諱過自籠

臣

所不識自昔聖人未免有過不聞諱

也孔子有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爲大臣者豈可輒使

陛下諱過害國大計臣願

陛下特降

詔旨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下不欺人上不欺天禹湯罪已

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

陛下乃在南仲諸人之徒

陛下便當大正典刑而誅殛之足見

陞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

黃緣幸免罪戾爲安撫使如范訥爲經制使如翁彥

國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被命主命勤王之人並

皆坐視君父屈辱逗留不進

朝廷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

陛下大正典刑其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
加厚賞庶使刑賞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皆知自
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前日之兵不得戰者繼

今以徃竭力立功前日用命不得賞者今當必得次第受賞天下之憤何爲不舒天下之氣何爲不作更願

陛下哀痛之 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當知

陛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夷狄之仇必欲一戰以復其

耻莫不捐軀効死以助

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

子皆可爲兵更願

陝西通志 卷之三
陞下選將治兵奮然親征驕惰之虜一舉可滅恭惟

陞下聰明英睿著聞夷夏天下共戴

陞下爲中興主

陞下若以身徇父兄天下當以身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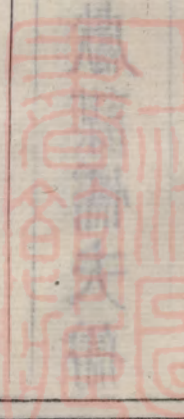
陞下二聖鑿與指日可回中興大業指日可就臣願

陞下勉之而已切勿輒爲怯懦之輩苟且之說或亂聰

明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在外方聞之道路其言

皆謂

皆謂



朝廷大臣力請

陛下遷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憂駭謂中

國者必據

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號令天下自古以來帝王
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荆楚地後世
偏霸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腥羶瑯琊
王者宗室疎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既崩因而
就立是爲元帝初非特地遷宅於此自時厥後中原
之地乃爲盜有劉石慕容攘奪僭僞宋齊梁陳終不

得復晉之東初席未暇暖遽有王敦起而爲亂元帝
乃欲歸避瑯琊明帝英武克清大憝未幾蕪峻復起
歷歸成康哀穆寢以衰削宗廟血食雖已百年子孫
享國類皆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其創立也亦必
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君者一無長策
貽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孤山川迫蹙不拔之基
此非其所矧今

一聖北狩未廻 宗廟在京陵寢在洛

陛下若聽左右之言遷都江左卽是

陛下遠棄父兄遠棄宗廟遠棄陵寢爲自安計臣竊

妄意勸

陛下者必皆東南之人意在自便墳墓之奉俯仰之養

不爲國家長久之策陷

陛下於不孝不弟臣嘗聞之在真宗時契丹入寇直

至澶淵勢已迫進當時大臣有勸幸蜀亦有勸幸江

南者皆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親征真

宗皇帝深燭厥理遂從其請

車駕既至登城撫軍軍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攬遂

大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入真皇

親征之力臣願

陛下決意親征亦用寇準已試之效如臣之未學智畧
踈淺豈敢不揆自方前哲惟是

陛下聰明奕睿真可勉力以繼祖宗金賊二帥亦撻
攬耳何足道哉只前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賣國縱

敵遂致大變

陛下若肯決意親征 祖宗之心庶其在此

祖宗在天天必相之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坐薪嘗膽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效臣謂一

旦行營北顧兩帥之頭可致麾下竊願

陛下刻意圖此勿爲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

朝廷遣使奉迎 神主欲往江南又見 朱室遷居鎮江

豈非

朝廷必欲南去然臣又聞

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與之決戰果然卽是

神主不當遠去自古東晉

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

陛下親征願載以行武王伐紂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

願曰奉文王伐不敢自專臣願

陛下奉若祖宗報怨金賊何爲不可又聞

朝廷復請

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足不窺測

廟堂之議然而鄙見

陛下頃者先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

世世安處輦轂之地不識戰陣今遭兵火復失

一二帝攀戀悲思不能自處日夕引領願望

陛下車駕歸

陛下萬一徑爲他幸竊恐都人必生怨心乃謂

陛下棄我而去臣願

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中外治兵選將速圖親

征若以

一聖六宮九族遠征之故顧瞻宮闕難以爲懷必欲他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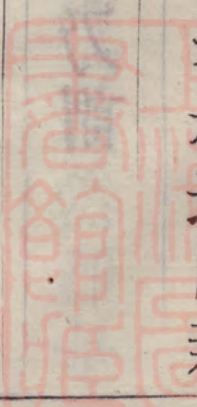
亦須畧到旋卽他往仍須擇一二重臣賢有才德素

爲都人所倚仗者留守京師分兵四屯衛護宗廟

然後可以保其無虞如或不然都人之心日久惴慄

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間而起畿甸之人誰不附之

以求休息并或金虜聞我旣去謂必大怯卽必擁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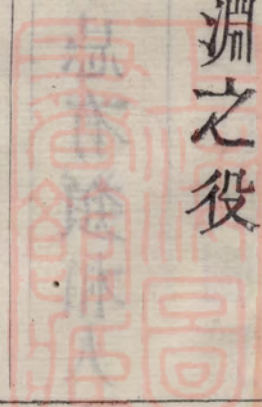


衝突而至據有京師皆能坐障東南糧道未必更無
南睨之意

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論江淮之粟以餉關中是
宜先圖固此京師然後徐爲長安之計若曰便欲渡
江而南自江以北卽非我有反在他人指揮之下雖
有大江不足恃也縱能立國不過東晉凌遲之漸
又况方欲報怨金賊金陵之名以其嫌忌有類相人
爲此計者何未之思臣願

陸下勿効東晉江左之行決爲 真皇澶淵之役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非刻之谷以其救



陸下大明誅賞以振 國威未可圖也 臣願 災戮之備

陸下斷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取裁

悞蒙

陸下記錄首賜追召臣不敢默默以負 粟以濟國中長

陸下所願

陸下大明誅賞亟成中興之大業而已宣和七年冬十

二月二十七日

淵聖皇帝即位之五日

臣時在太學爲諸生嘗與同學生

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今日

遭遇

陛下亦首以大明誅賞爲獻何也

臣竊以謂誅賞人主

之威柄也誅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

無以驅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欲

求內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之伐紂

乃在於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中興亦以其能

賞善罷惡而已此宣帝之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

用命不用命所以為漢唐中興之君而人無怨異深

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賞罰靖天下而指揮四夷何

憚而不為哉臣願

陛下勉之而已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以示天下今日

萬聖皇帝明於文正日引錄在太學益精主普與同學士

已二民二十七日

國史補上高宗皇帝第三書 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於

皇帝陛下臣蒙 恩追 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

六日具狀申尙書省訖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出臣

即於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

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

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

陛下用兵親征以邀還

一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兵之

薄及罪以作士氣又乞車

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

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

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南幸

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謨而

臣之罪實難逃於聖之再報書

國法倘蒙賜盡於帝策二書八日二十五日

陛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

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黃潛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已必

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

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庶幾父母之遺體不至於曖昧

而歿也臣竊以李綱之爲人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

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權奸致身殉國無所

顧避天下其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

陛下之聖明奈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

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
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奸邪深嫉李綱之正直今
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

陛下之聰明

陛下既為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

而必不能一日安身於

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

誰為

孤實甘心也慈歡害也蘇百文毒手

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 詔不下則虜

氣不折而

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

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

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竊恐

陛下未必不往然亦聞尙書省有榜示脩坐李綱請都

江寧奏狀乃是綱被 詔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

此啟李綱之罪也然天下只知請到行在爲宰相專

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
之請則綱之罪不可恕矣若即更而爲歸東京之議
則金陵之說乃綱昔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爲正豈可
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竊意

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許綱前失欲使百姓怨之
耳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
欲歸咎於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昔陳瓘謂

蔡京愚弄

朝廷幾同兒戲

臣

謂今諸大臣請揭此榜無乃愚弄

太君父聾瞽百姓有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

可也欺天可乎觀

朝廷出此一榜既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爲非策自今以後

大臣必無勸

陛下爲江左之行者况

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

况聞近日盜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

四庫全書
卷之三
古
衆又聞嚴州洞寇尙未殄滅江浙之間以大騷然嚴
州趨江寧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
寧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
先據此二州以爲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

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衆散走淮甸

四散浚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劫臣謂雖

太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

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於已亡之餘天下恟七人心

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

以

陛下尙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

雄豪傑卽日並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
之臣不免棄城而遁

朝廷旣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况兩河
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
盛軍威振赫庶幾強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尙得爲中

原之人其屬望於

陛下者諒不勝其切至也

陛下萬一必爲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

堅拒以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即日便歸虜籍矣虜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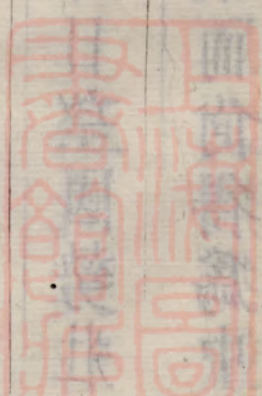
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

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

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

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

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



陛下亦豈能帖帖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難屬

陛下然已在他人指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

臣竊以爲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

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凌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

陛下已斷然不爲此行所以尚爾譎二以畢其說者欲

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遼決意早歸京師而已竊知

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爲南去之計而未聞

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

既已修築復舊

陛下倘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爲而

不能守臣願

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大明誅賞

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是治兵選將決

策親征以回

一聖之鑿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
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

折服虜氣而

二聖鑾輿歸還有期

臣

竊惟戒醜之性真如犬然趨而避

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繫則掉尾逸去願

陛下勿怯也不然則

二聖鑾輿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

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

聖懷不勝痛切故不待

臣

區區之言也

臣

竊謂

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

王室以成中興之

大業非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爲雖未必一一皆當
奈天下之人着意屬望皆願以爲輔相者在綱而已
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蘓軾有言未論
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向背其綱之謂也臣切惟
進退大臣

天子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留不從
其請若從其請即使善去而又加恩數以遣焉至
於有罪爲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出而謫命之下

必按臺諫章疏撫實行詞廼者李綱蓋乞出也此見

麻詞謫語甚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

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

私忿而不知有傷

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竊恠臺諫之官

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今坐視

朝廷之過舉而不爲一言之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

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預言想綱在

四庫全書
卷之三
六
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是而詞臣有
所授而爲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黃潛善汪
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

陛下耳目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奸觀
望如此尙可容乎願

陛下處之臣竊謂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
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

陛下將不得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

反覆爲

陛下言之也伏念臣以一介疎賤仰荷

陛下記錄姓名卽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非有

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報萬一敢以

宗社大計獻於

陛下干冒

天威臯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天恩皇命萬民臣民

判不干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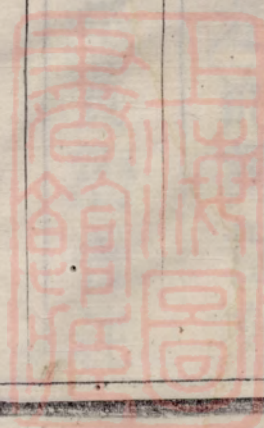
宗振大情

共容應到四人何以當此警當詳圖辨萬一姪以

猶不啻疑救谷唱於十日首顯能言出自然潮張亦

猶不言文以念到以一介痴以心亦

世又遷改



乞復李綱舊職疏

在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

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

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

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

罷綱職事

臣

等驚疑莫知所以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爲

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

王黼童貫蔡攸其與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

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輩畧不可否於其間

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

陛下新卽寶位遽有變亂

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尙偃蹇固位忌

賢嫉能

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尙取縱兵肆掠屠我畿內夫虜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籍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尙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

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况河北實
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
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

朝廷復可都大梁乎綱孤立而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
用填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
結水棧爲避水計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
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骨盡皆出奔獨綱妻
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深軫北顧之憂左右無一人爲

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若綱
弔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劄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
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
者

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臣不勝俯伏恐
懼待罪之至

鍾惺曰憤激不平之言大爲忠臣吐氣宋朝不爲無
人使東等俱在顯位又何憂虜患哉

茅坤曰矢口而談絕不避諱真奇士也

